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五

起元載八月盡二載閏八月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諱亨元宗第三子初名嗣昇開元十五年更名浚二十三年更名璵二十八年更名紹天寶三載更名亨在位六年改元三至德二號元二上元二

至德元載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武部尙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尙書北都留守竝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

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眾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繫之俄而中使至除眾御史中丞懷其敕問眾所在光弼曰眾有罪已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御史若宣制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卽寢其命而還明日以兵仗圍眾至碑堂下斬之軍中股栗

考異曰肅宗寶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七馬五萬

至自河北以子儀爲某官光弼爲某官汾陽家傳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癸恆陽至常山中使那延恩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台哥舒翰敗績元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謂之獨總精兵五萬奔肅宗行在元宗有詰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詔獻欲哀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十三日卽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辛蜀記六月十一日元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恆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儲君又往張武由是拔軍入井陘日外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通

關失守二公班師唐歷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平章事又  
詔子儀收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表  
王承恩恩守首陽營紀與資錄同子儀傳七月肅宗卽位以賊將  
陸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師步騎五萬至自  
河北光弼傳肅宗遣兵于武武武中使劉智遠追光弼子儀赴行  
在又云以景城河開之卒五千赴太原元宗實錄六月壬午光弼  
子儀破史思明于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庚寅哥舒翰敗于靈寶  
其日光弼破史思明于嘉山子儀光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  
李郭事不同如此案歲朔歷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元宗實錄云  
壬午朔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破  
賊頭士馬至自河北以爲某官某官蓋壬午乃拜旨日因言已前  
事耳汾陽家傳那志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  
勸肅宗卽位上璽則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收亦須旬日方  
傳至河北肅宗七月十三日卽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  
三日豈能便達靈武也何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諸書皆不合  
恐太後也今據舊元宗紀汾陽家傳那志唐歷皆云六月八日破  
史思明宜可從寺蜀記十一日元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  
傳皆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間瀛州不守已收軍赴難在  
道遇肅宗中使送衛靈武今從舊傳唐歷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  
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傳不相遠子儀傳  
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會到  
靈武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臣領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

秋月日尤森所云殺王承恩因守晉陽必誤也

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

討賊襄陽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考異曰元宗實銜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

肅宗實錄唐歷舊紀長歷皆云壬午朔今從之 是時上皇尚未知太子卽位于藍武

北海太守賀蘭進

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

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

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

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留

陵襄邑夜去雍邱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

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

應天順人吾復何憂高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皆

爲戰場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闕丁酉制自今改制

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

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已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瑯崔渙奉

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元宗寶曆八月癸未朔故天下時皇太子

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卽位道鄧險澁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人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冊今從舊紀唐歷

辛丑史思明陷橐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

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

大常雅樂唐初

肅孝孫張文收所定樂也元宗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管令所掌鑊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疏勒高昌天竺諸部樂也教坊者內教坊及梨園法曲也府縣者京兆府及長安萬年兩赤縣散樂雜戲也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

山車者車上施棚閣加以絳繪寫山林之狀陸船者縛竹

水爲船形飾以繒綵

列人于中舁之以行

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

元宗時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霓裳羽衣

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終引疊益緩俚俗相傳以爲帝遊月宮見素娥數百舞于廣庭帝記其曲歸製霓裳羽衣舞也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帝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

隋曰帝卽內殿引驪馬三十匹爲傾盃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拊轉而舞又引犀象入

場或拜或舞五方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從容對旅中于音律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

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

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

患殫耳目之玩窮矜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

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

竊之心卒致鑿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

足爲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

唐大典洛陽禁苑中有芳樹金谷二亭寢碧之池

盛奏眾樂梨

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左右又引象來欲使之拜舞象瞪目憤怒略不爲動祿山慙命置象檻穿中蒸之以烈火又俾壯士乘高投之以刀藥洞胸中臆血流數丈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



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

西門謂長安城西門也

賊兵力所及者南

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

雲陽縣漢屬沔州後魏屬北地郡隋以來屬京兆

西不過武功

武功縣屬京兆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

路抵扶風

上津漢中長利縣地梁置南洛州後魏改曰上州隋廢州爲上津縣唐屬商州

道路無壅皆

辭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

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甯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

行兵眾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

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

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

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

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

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可乎太宗  
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儼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  
焉倭聞之謝泌曰此固倭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  
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  
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  
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  
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  
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儼入則泌在府泌入儼亦如之泌又言  
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  
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  
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

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宮

禁官府門側置輪警或遇夜門已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向內以誦之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

委假與泌掌之為泌請還鑰契張本時郭子儀李光弼已為三公而泌名位

舉下上恐二相不相稟承謂泌曰朕欲以戎事委先生而子儀光

弼或不從令柰何泌曰陛下必欲使二相畏臣可語廣平令其先

奉臣令則子儀光弼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令可以知陛下

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矣上稱善泌乃於次日未曉入府子儀

光弼具軍容來謁元帥泌曰且從容留二人飲酒泌執盞為酒令

曰今日飲不得妄起雖有尊客來不得動飲至半廣平王入郭李

欲起泌曰有令因謂廣平曰臣適有酒令不得妄起願王且就坐

飲酒臣亦不敢起也廣平王曰寡人不敢遽坐飲酒奉令惟謹子

儀光弼皆失色酒散乃諭二人修謁於元帥二人出相謂曰適來

酒令非行軍意乃上旨也欲令吾徒稟命耳阿史那從禮說誘

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

時九姓胡皆居河曲  
各帶舊置府號案

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末之宥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于靈州  
城內以宥州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于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  
胡州于郭下蓋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  
寶中王忠嗣奏于檢多勒城實軍今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將

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

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  
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

塞軍請于大同城西築城置軍元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爲天  
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  
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曠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考異  
曰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譚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  
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飯

左武鋒使僕

蕃案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

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旣而復逃歸懷恩叱而  
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

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

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

北狄逐水草爲行國

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之城郭諸國

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

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府調亦集可以贖軍

上從之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丙

子上至順化

上改慶州安化郡爲順化郡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

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遠爲傳襲羣臣固請

上不許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

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

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

爲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

於止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

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

是良娣母家新豐泌  
枯京兆故云然

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還命撤之建甯王倓

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

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

由是惡李泌及倓

爲良娣譖殺倓  
泌不自安張本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

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

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

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

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

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

肅宗至德元載

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陛下此敕

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

廢韋妃事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

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

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

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

又謂泌曰哀姊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

元宗幼失昭成后母視哀姊祖

母鞠愛篤備帝卽位封爲鄆國夫人其子去逸生哀姊

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

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

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南詔乘亂陷

越澗會同軍據清溪關

越澗郡嶺州會同軍當在越澗會同縣當嶺津驛要路清溪關在大定城北考異曰

唐歷是月吐蕃陷嶺州新傳是歲閣羅鳳乘機取廣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陷嶺州也

尋傳驃國皆降之

新書尋傳蠻俗無絲織號蠻種不以爲苦射豕積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曠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

里南屬梅北南

詔○登音謀

己卯斬潼關敗將李承光于瀘下 冬十月辛

巳朔日有食之既

上發順化

宋白曰慶州貞觀以來爲安化郡天寶後爲安化郡至德爲順化郡

癸未至彭原廨舍狹隘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使有聲良娣由是益怨

泌 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

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

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

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

懲林甫及楊國

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

江漢而上至洋川

洋川郡洋州

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

考吳曰郡

侯家傳云薦元載令于鄠縣置院以督運按

戰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鄠縣今不取上從之尋加琦山

南等五道度支使

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



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琦度支或曰知支事或曰句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

琦作榷鹽法就山海井竈置鹽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遊民願業者爲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

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虜琦言于上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

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

遠方上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

虜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

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爲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

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街迄于五季遂爲承制其帶臺衛自

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爲憲衛瑄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

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尙浮虛致中原板蕩板蕩之詩

板蕩之詩

室六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率引此二詩以論天下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爲反也鄭曰葛今房瑄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葛法度廢壞之貌

洋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

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上即位于靈武遣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

北上皇在咸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

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其意以爲上

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

私黨蓋指

李觀李成式鄧景山等

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疏之

房瑄上疏請自將

兵復兩京上許之

考異曰唐歷上以房瑄有重名慮己以待之禮遇加等瑄推誠蹇蹇亦以天下爲己在知無不

爲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雖有宰相望其于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

兵爲元帥許

之今從實錄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

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

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尙書王思禮副之瑄悉

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

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立壽

入天寶元年與靈夏縣  
曰立壽屬鳳翔郡

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

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賓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 頽

王璣之至成都也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璣不之止圓恨之璣視事

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璣使歸內宅

京師有十宅以遠者王未出  
闕者此時在成都亦即行宮

爲內宅

以武部侍郎李岷爲劍南節度使代之

考異曰肅宗寶曆明  
年正月甲寅以岷爲

劍南節度使岷既已受上皇命而  
肅宗中命之也○岷音恆又音桓岷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璣與陳

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

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瑒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

考異曰明皇  
雜錄賀蘭進

明之初守北海也賊車不完儲積于外寇又將至體資其用進明  
遂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于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于上  
遂罷罷郡守屬廷王矜在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  
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宥及刑願少留于路使者感而受約  
既至蜀進明言于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  
臣國以變其志聞道于射獵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  
望臣恐漢武堅思之策窮見于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爾進明日  
俾父子如初勦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亦  
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  
之軍而不以諷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  
今從

舊傳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邱張巡出擊大

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

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陳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

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前之官人外  
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邪  
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  
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

南軍宜壽之軍也

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

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以薛景仙爲

闕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瓘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

遣其貴臣與承瓘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

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

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

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

河死思明使兩驂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卽時舉郡降

樂安郡棗州又

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時河北諸郡相次陷沒獨平原

清河博平三郡爲國城守然人心危溢不可復振顏真卿乃謀于

眾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赴行在朝廷若誅

敗軍罪吾請當之于寅棄部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

博平皆陷之

清河亦具博平部博州考異曰清河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平五日城陷今從肅宗

實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

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

信都郡冀州

初承恩父知義爲平盧軍使思明

隸其部下爲列將知義善待之至是承恩降思明念其舊恩待之

甚厚遂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東鹿張興力舉于鈞性

復明辨

東鹿縣屬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陶曰東鹿漢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爲安定縣隋

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

賊攻饒陽獬年不能下

饒陽受攻事始二百十七卷天寶十四載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

秋前三賊攻涿州皆月不下後云興戰守獬年而城固蓋前

云經月者今攻城也後云獬年者非計前後數之也

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與擐甲乘城所持陌刀重五十斤每一舉刀輒殺數人賊皆氣懾然外救

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輿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輿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輿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閒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嘗不絕口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帛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架賊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即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

爲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  
歸 十一月辛亥河西地震有聲圯裂廬舍張掖酒泉尤甚 戊

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

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

洛交  
郡本

邠州上郡天寶  
元年更名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令狐潮帥眾

萬餘管雍邱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永王璘幼失母爲

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

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

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

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

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



陵係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觀于蜀璘不從江陵長

史李峴辭疾赴行在時蕭穎士客遊金陵璘召之穎士不應上召

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

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

五郡以來瑱爲之

淮南節度使領揚州黃陵郡楚水非陽都滁州全椒郡梓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

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蘄州蘄春郡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二淮南西道節度使領蔡州汝南

郡蔡州蔡陽郡許州潁川郡光州弋陽郡中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鎮表世義陽弋陽已屬淮南節度當考使與江

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方鎮表至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陟所節度者蓋江南

東道也其邊屬兼有浙東西及昇宜歙諸州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

太守薛應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林年救

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爲木驢木檉雲梯衝柵四

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願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曰今敵如此何時

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稱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止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

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

張忠

志即安忠志此時已復其養父之姓

今若令李光弼白太原出井陘郭子儀白馮翊

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使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賊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

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

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甯爲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

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必欲使建甯自靈夏竝豐勝與朔之塞直搆虜權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

覆定以攻范陽之南

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

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甯

王俠謂泌曰先生舉俠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

除害泌曰何也俠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

勿以爲先俠不從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

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

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

方鎮位任等夷者不牒

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

明襲希言於吳郡

吳郡蘇州

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

於廣陵

廣陵郡揚州

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闔

敬之將兵拒之

今之當塗本漢丹楊縣地晉分丹楊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改爲當塗仍

備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楊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楊郡唐末書以丹徒名郡徒當作揚

李成式亦

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

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討之 于闐王勝

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吐嘉之拜特進

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

雍邱之北

雍邱唐初置杞州貞觀元年廢賊復置之築城以逼雍邱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

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

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

彭城郡徐州魯郡兗州東平郡鄆州

官引兵東走臨

淮賊將楊朝宗馬步二萬將襲甯陵斬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

甯陵以待之

雍邱百二十里至甯陵

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

至甯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

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

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殺告身三十

通不與賜物巡遣書責巨巨竟不應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

海等四郡

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

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

郡

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都將東原先有興平軍因遷爲節鎮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

雕窠城

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關七里勝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崇

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

初林邑王范眞龍爲其臣摩訶漫

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

詳折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瓊王嘗之以始事范氏自晉以來世

有林邑至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

是而汝謂之環王是謂諸葛地爲環王矣今按新唐書南姑子諸葛地妻以女王至是更國號曰環王頭黎之姑子諸葛

地謂之環王是謂諸葛地爲環王矣今按新唐書南續齊王乃國號非王號也卽林邑所更名今改正

西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尙書李麟同平章事總理

百司命崔圓奏詣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懿祖光皇帝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安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

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

見其面皆囚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宦李豬兒被

撻尤多舊書曰李豬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慧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

蘇因爲關人遂見信用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

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

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甯有  
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  
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刃刀不  
獲舊書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  
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卽帝位改元載初尊祿  
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眾不服不令  
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  
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  
元帥踰年今欲命建甯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如何對曰  
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

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耶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我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

龍小兒

凡殿後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李輔國以闈奴爲踞殿小兒

祖閑書討給事太子宮

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甯王倓深惡之初上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于土豪李謙家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上乃以良娣并小女寄謙家而去及卽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言倓聞之數以爲言而上反不悅至是倓謀去二人又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請更理良娣前事上已深厭其言二人因譖之曰倓恨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上遂



發怒賜俸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亦欲謀去輔國及

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甯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愛之

考異曰 鄒氏家

傳云先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麗先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爲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敢

殺今

不取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

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

之亦何能爲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

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

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於周隋皆

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

唐制

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一丁之數調給之

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

見一百九十五年

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

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徼利無所不爲尋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泌又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何故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天笑俄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遂南幸鳳翔每頓皆令泌領元帥兵先發請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甲子至係

係字本注州安

定定郡去載更郡名泌于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泌

首置于膝上久之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矣克復之期還在何

時泌欲起謝士持之不許泌因對曰當如郡名保定矣 丙寅劔

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太守柳弈討誅之臨邛

郡耶

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

使周泌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武威郡涼州治姑臧

七里東西三里東代錄河西又增作四城藉胡據其五二城堅守

支度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廢自大同牛廷珣自范陽引

兵共十萬寇太原博陵郡定州蔡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

史思明李光弼麾下精兵皆壯朔方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

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

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太原郡城左汾

右晉晉即在中

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二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下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郡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粉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泐築兩城之制曰中城武

后築以合東城周四十里者止言都城耳

賊垂至而興役是未

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

塹音

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幟補之

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

廣陽漢上艾縣後漢

改石艾縣天寶元年更名屬太原府并陘關在其東葦澤

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別將慕容溢張奉璋

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

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

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

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入善穿地道

安邊

軍在蔚州與唐縣蔚州有銅冶有錢官故有錢工

賊于城下仰而侮嘗光弼遣人從地道

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  
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偪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  
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  
周城營中搗之以木也措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

人如出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  
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  
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  
戌子奇以僞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  
自甯陵引兵入睢陽自甯陵東至睢陽四十五里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  
千八百人賊悉眾偪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

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信遠謂巡曰  
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自是之後遠  
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詔拜巡御史中丞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

東則兩京可圖

河東郡蒲州自河東進兵攻取

時賊將崔乾祐

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

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

事見上卷上年

安東都護王

元志爲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爲平盧節度使元志復與平盧  
將侯希逸襲殺之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葑度海與大將田

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爲平原太守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

宋白曰鄆州洛交郡

漢上郡雕陰之地後魏爲東秦州又改爲北華州廢帝改爲鄜州  
取鄜時爲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鄜治洛交縣取  
洛水之

分兵取馮翊

馮翊郡同州兼取蒲同則跨據河東西以關開陝可以制賊

己丑夜河東

高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

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

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

安邑縣時屬解州

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

函門擊之盡殲乾祐未入自白運嶺亡去

白運嶺在解縣東

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府調亦至洋

川漢中

江淮府調泝漢而上梁洋

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

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

西及西域之眾如前策竝塞東北自鷲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

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搆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

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崑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聞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

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

此即武功之東原西原也

蜀諸葛亮駐師之地

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

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



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賊始闔城光弼卽設小幕宿于城東南

隅或行過府門未嘗回顧及賊退三日方歸府第安慶緒以史

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媯川王

唐會要恆陽軍置于媯州郭下

以

牛廷珣領安陽軍事

時慶緒分兵屯鄴郡安陽縣因所屯之地而曰安陽軍

張忠志爲常山

太守兼團練使填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

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沒不用

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爲思明殺慶緒張本

戊戌永王璘敗死

考異曰新舊紀得實

錄唐歷皆不見璘敗在何處若在當塗不應登城望見瓜步揚子

李白永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邪又云初

從雲夢開朱閣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于諸書別

無所見疑未敢質全詳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揚子者蓋登

丹陽郡城也蓋自當塗進兵擊斬丹陽太守開徵之遂據丹陽城

然後可以望見揚子及瓜步江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陽奔管陵

以避部陽其道里節次可驗其黨辭錫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

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於楊子

楊子本爲廣陵江都縣高宗後鎮置楊子監卽今黃州府所

成式使判官裴瑋將兵三千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

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

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

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

甯是年以丹楊之江甯縣置昇州江甯郡

馮季康奔白沙

今通州治所唐之白沙鎮也時屬廣陵郡璘憂

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爲兩璘軍

又以火應之璘以爲官軍已濟江遽擊衆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

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

新書曰新豐陵考其地在金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

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

逆賊射場中肩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衆南奔鄱陽

鄱陽郡饒州收

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雷西道采訪使皇甫旆遣兵追討擒之  
潛殺之於傳舍場亦死於亂兵旆遣人送璘家屬蜀上曰旆旣  
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殺之邪遂廢旆不用初璘之鎮江  
陵辟李白爲從事未幾璘起兵白逃還彭澤及璘敗當坐誅先是  
白嘗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  
擁旄仗節旣而子儀犯法當死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  
其罪乃長流夜郎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旻及兵馬使李韶光大

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

考異曰實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汾陽宋傳云正月二十

八日使宗子懷文潛募郭俊奇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軍約期以應賊公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翔二月十一日郭俊奇同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兩槍勁卒千人出乾祐尋繼而免乾祐先置兵于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步五千伏于城中公使旻及陝國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遂棄博我軍蹈之而破乾祐棄郾城尋白陞嶺而進遂收河東擢旻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

僞大破賊于潼關惟乾祐退保清津時承業尉拉復河東司戶韓  
旻河士徐吳宗子李蓬鋒等阻賊在蒲州因人密請伺王師至則  
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節度等軍賊守陴者開門賊子儀乾祐與  
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百姓僞降乾祐兵人窮牛下懸門索之乾  
祐未入遂得殺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未幾自是蒲陝之關魚  
復悉歸唐歷云子儀收蒲州又擊下潼關接潼關在河東馮超之  
南若未破河東馮超安能先取潼關又賈絳云三月取河東而朝  
下儀獻二月戊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天唐曆

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玘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

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水退保河東

考異曰汾陽家傳云僞關西節

度安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汗仲昇陳于永豐倉  
南及拜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王祚決戰而死唐原子儀襲下潼  
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誅大敗死者  
萬餘級還守河東歸仁孫攻陪同州御史蕭真死之盡屠賊中  
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掛抱馬以度存者僅牛奔歸  
河東按子儀不得馮超則西歸不通後奉詔赴歸班班馮超而去  
則抱馬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衝賊所必爭也子儀  
若不敗則何一東進關而不守今參取眾書可信者存之

三月

辛酉以左相韋見素爲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爲右僕

射竝罷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尙書苗晉卿安祿山之反也請出  
晉卿爲陝郡太守兼陝宏農防禦使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  
之致仕及長安失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救徵之爲左相  
軍國大務悉咨之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  
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  
吾受國恩所守正行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  
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  
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  
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  
寇河東郭子儀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河西地震城

民廬舍自去冬至于是月乃止夏四月顏真卿自荆襄北詣鳳

翔真卿棄下原度河欲赴行在而陝洛爲賊所梗故向奔荆襄然後自荆襄取上滑路北詣鳳翔上以爲憲部尙

書上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考異曰唐歷四月子儀爲司空尋以廣平

王爲元帥子儀爲副元帥按鄭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爲元帥出歷誤也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

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池陽地後魏置三原縣子儀使其將僕固

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伏兵擊之於白渠謂進橋殺傷略盡

歸仁遊水而逸白渠姓白公所開閘名若幽神道之元孫也子儀與王思禮

軍合於西渭橋進屯瀆西唐都長安跨渭爲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秦漢

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

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爲東

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注瀆水出杜陵之樊川過漢長安渠西而北注于渭安守忠李歸仁軍於

京城西清渠

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關唐京城西有清渠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流而東

流還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循而北流入渭  
清渠在漕渠之東直秦之故城南城稱東御香積寺  
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

蛇陳官軍擊之賊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

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

考異曰汾陽家

傳曰賊帥安守忠李歸仁領人萬兵屯于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陳  
于清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日救兵至又  
陳于清渠我師敗績以冒暑毒師  
人多病遂收兵赴邠州今從舊傳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

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

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

至異姓王者

信牒者未有告身  
先給牒以爲信也

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

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

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

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瑄性

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庶子

劉秩議諫大夫李揖尚諫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

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賊賄丁巳罷瑄爲太子少師以諫議大夫

張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農夜

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似僧可致太平也上

然之 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爲元獻皇天后 山南東道節

度使魯臯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內食盡一鼠

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以宦官而爲將

軍故謂之 宦官將軍 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

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自荆襄北詣靈武曹日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 曰



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  
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  
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  
入賊不能遏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  
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  
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夏得全然襄漢閒數百里  
人迹斷絕遺骸委積于墻塹極目蕩然無復煙火 司空郭子儀  
詣闕請自貶 以請罪之改也 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  
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殿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  
旣明巡乃擐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  
將軍顧邱南澣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

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齊雲射之二發中其左目殺他之子奇乃收軍退還初齊雲從衛擊賊于陳留衛以齊雲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巡同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樂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之歸齊雲不肯去衛齎金帛迎之齊雲謝不受遂事巡巡亦厚加禮焉始被圍築聚草萬死一生之士數日無人敢應俄有啼鳴而來者齊雲也巡對之泣下齊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而斃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鹹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去

禁富  
年人

上以其善用礮王辰救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中警舍人  
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弑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  
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  
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  
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  
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  
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  
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  
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  
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

殺而去榮乃攻殺其縣令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夫榮既殺  
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家所在然雖爲郡縣者不  
亦難乎陛下爲天下生愛無親疏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  
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偷道風臣等  
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  
子陛下厚養戰士而得職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於  
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賊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  
之何益而去榮未拔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  
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至曾之子也

貞觀二年十月  
卷先天元年

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禦使楊齊魯

南充

州 劾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

蘭進明克高密瑒耶殺賊二萬餘人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

反六軍兵馬使陳元禮劔南節度使李暉討誅之 己酉太白經

天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

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

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粟米日一合

也 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

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

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

杜佑曰以大木爲梯下置

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門枕梳相去五尺勢險

回遞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賊中有上城梯首冠雙幟植於城而

上謂之飛雲梯 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墮城欲令騰入巡豫於城墜三

穴俟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

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

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

而閣者于城上架木爲棚閣出

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可以蔽風雨賊十居之以臨擊外敵今人謂之敵樓

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

大木末置連鎖鎖末置大鐵搗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

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

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礮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

松明乾蒿投之於中

松明者松枯而油存可燒之以爲明

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

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

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

柵以守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

務鈇戰死賊遂屠陝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眾八月崔渙爲

餘杭太守

杭州餘杭郡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

尚姑房登陸于此因名餘杭

江南未訪防禦使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

便代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眾奔

彭城

考異曰實錄云拔其眾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譙郡蓋叔冀欲投睢陽睢陽爲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

今從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

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兵攻城者巡以

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戰死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

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

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縣城黃矣

梁于漢徐縣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廢郡爲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長安四年置徐城而界出鄉于沙

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爲臨淮郡

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

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眾數萬

避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止亡兩騎既至淮臨見  
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  
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  
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  
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  
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  
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

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  
段云四城皆陷方齧一指

血淋漓以示賀蘭一連大驚皆感泣爲雲泣下按柳

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曰霽雲既不

能達主將之意請畱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座中往往爲泣下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將出城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入

于軀者且半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馳至甯陵與



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

張巡自甯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甯陵城使巡所署置也

閏月

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

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琯爲相

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

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

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

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

不捷臣必死之

考異曰汾陽家傳開元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

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蘇出又云戊子回紇葉護至扶風

並郭子儀以開元二十三日先行屯扶風九月十三日廣平乃發也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

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涓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安

苑門也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榕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賊屢攻止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皇朝通鑑補卷一百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六

起至德二載九月盡乾元元年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甯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

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豈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此漢上林苑地也地說云澧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漢龍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大昌曰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發西郭子儀收長安陳于寺北距澧水臨大川大川者泂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氏云有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此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偏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

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鳳翔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眾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夜鼙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眾

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昉旦也倣固止之使還營懷恩  
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遞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  
眞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  
廣平王倣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  
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  
跪捧王足夷禮以拜跪  
捧足爲敬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  
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過京城南歷安化門明  
德門啟夏門外連京城  
東南河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滻水滻水  
出藍田縣境之西北行過白鹿原西又北入于霸水百姓軍士  
胡虜見倣拜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  
倣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泣泣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假節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爲西京留

守中長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

入蜀奏上皇

咳姓也

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

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

李泌時從軍在長安

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

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

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

爲羣臣賀表言白馬鬼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

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

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

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

之上許之

泌奉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年九月爲輔國專擅張本

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



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將同娛樂柰何  
選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  
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述  
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

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

唐制凡朝日殿上設繡展  
躡席熏爐香案皇帝升御

座宰執當香  
案前奏事

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

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

范蠡既與越王句踐報  
吳之恥蠡乃扁舟五湖

遣大夫文種書以爲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  
不可與同安樂文種見書遂病疾句踐賜文種死對曰陛下不辦

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

不可也陛下雖曰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

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謂不從使建帝  
王自爲檢取范

賜之策也書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甯耳上曰建甯朕之愛宗以意言之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甯之孝友聰明何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問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

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蘗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  
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  
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  
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  
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郭子儀引蕃漢  
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家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  
救皆斬之囚有仰天歎者監察御史李勉適而問焉囚曰我被脅  
從非爲逆者也勉哀之因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污者半  
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  
也上遽使赦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王子興平軍奏破  
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時王難得  
鎮興平軍

吐蕃陷西平

西平郡  
鄯州

尹子奇

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

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

考異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爲遠功按睢

陽雖常江淮之路賊既破蕪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

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甚逼其南耳

再我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尙相救恤況密邇翠帥乎

翠帥謂彭勳尙

衛許林冀等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

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曰諸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

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

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彊令食之彊亦殺其奴然

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

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

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外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

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又欲降南霽雲霽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霽雲敢不死亦不屈巡起旋旋小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子奇義巡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於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遁出致許遠於洛陽虢王巨之走臨淮也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不受爲巡補縫行閒號陸家姑至是亦與巡同死巡長七尺餘須髯若神怒輒奮張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將三百卒十二萬巡行兵不依古法

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本將謂本部之將

人或問其故巡曰舌者

人情敦樸故軍有前後左右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與

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于

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

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

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

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

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

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雖斯養必整衣見之故下爭致死力張

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

按新書方鎮表

浙東浙西明年方置節度使時崔渙在浙東李希言在浙西皆非節度使淮南則李成式北海尙爲賊將能元皓所降然去年已置北海節度使是雖未復及譙郡太守閻邱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北海而已置北海帥矣

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考異曰舊傳作豪州刺史

新傳作豪州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亳州與睢陽接壤必亳州也今從統紀余按通鑑改統紀之亳州爲譙郡以此時未復郡爲州也讀者宜知之初曉在郡時殺詩人王昌齡至是乞哀于鎬

曰家有老母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母欲與誰養曉無以對張

通儒等收餘眾走休陝

自長安東走休陝

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

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

平王至曲沃

此非春秋晉莊叔所封之曲沃按其地在宏農靈寶二縣之間東經江去農縣東十三里有好陽亭又東

有曲沃城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傍南山搜伏靈

璽之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

據舊書新店在陝城西

賊依山

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偃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

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

考異曰實錄無新店戰日但云子儀與嗣業等至新店賊大敗之逐北

五十餘里人馬相枕積器械戈甲自陝至洛賊委棄道路無空地庚申慶緒走其夜自東都苑門帥其眾奔河北王茂元帥廣平王與子儀收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于陝西依山而陳彼則燕高下擊此乃進軍上衝賊立不動公使僂退引令下山使回紇驛間走險以襲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賊賊于陝西又曰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己未賊于新店辛酉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王茂元席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郡王于復東京按陝洛之閒淺三百里汾陽傳新紀太早實錄壬戌收陝郡太晚今從年代記幸蜀記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

考異



日實錄舊傳皆曰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于客省及安慶緒敗度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傅相里造誅曰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雖陷張君遇害許君爲搆賊所擒求死不得降偏至假師縣亦被兵焉今從之壬戌廣平王傲至東京回紇取府庫財帛又大掠三日財物不可勝計而意猶未厭傲患之父老請用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威都使還上皇詰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彿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問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衡山在衡陽郡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漢武帝以霍山爲南嶽爲構文帝以衡山爲南嶽按泌傳泌願隱衡山詔聽之 敕郡縣爲之作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給復鳳翔五載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

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昭人殺尹

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

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

考異曰劉昫吳傳云吳保南陽賊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又令珣承

嗣政之下又云王師收兩京承瑑令珣奔河北唐歷

歲結瑑武令珣自唐歸至吳傳云武令珣死於也制以瑑爲河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

雍錄望賢宮在咸陽縣東數里得東京捷奏丁卯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

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

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 太廟爲

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 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

鄴郡改鄴郡爲成安府改元天成

考異曰唐歷曰改元天和廟門紀亂曰改元至成與實錄年號

不同紀年通語兩存之今從實錄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

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聞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

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

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

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勅赴西京

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

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

所由人有所監典祇

承人謹指呼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

五代志汲郡附與縣有青巖山隋與

縣唐時當省入汲縣

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諸

府五辟詔書十至皆堅臥不出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不

得已爲起祿山待以師友之禮見之必交拜而濟察祿山有異志

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

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疆昇至東京月

餘會廣平王假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假遣詣京師上命館之

於三司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于三司署舍使受賊官爵者羅拜之令受賊官爵者列拜

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

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

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職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

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

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遼東長樂城上與宴於宣政殿

自舍元殿入宣政門為在馮翊謂曲李吉甫郡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在馮翊謂曲李吉甫郡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

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靖曰唐沙苑監今之同州自

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平王

倣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國家由卿再造 張鎰帥

魯吳來瑱吳王祇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

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嚴據大同未下

能外也北海屬河南道大同屬河東道○能音柰

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遣回紇緝二萬匹使就朔

方軍受之 以嚴莊爲司農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爲九廟

主

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粟主則理桑主上皇幸蜀九廟之主委之賊手故彭原更以粟爲之

庚寅朝享於長

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

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

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

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

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

得係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之父老在仗外歎呼且拜上

命開仗

車駕所在衛士立仗

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

見死無恨矣上皇不可居正殿

此行宮正殿也

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因請

自扶上皇登殿尙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

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

考異曰幸蜀記云執轡鞋

出宮門上皇令左右扶上馬今從賈錄

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

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

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

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

御含元殿慰撫

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

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辛亥以禮部尙書李峴兵部侍

郎呂諲爲詳理使

因按獄特置此官

與御史大夫崔器其按陳希烈等獄

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譴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

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賜酺五日立廣

平王似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

考異曰實錄光弼舊守司徒按舊傳光弼

檢校司徒耳實錄誤也

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賜爵加食邑

有差李愬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收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儁爲兗王東陽王佺爲涇王橫爲襄王倓爲杞王偲爲召王侶爲興王偁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

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彊係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譏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過惡揚錄取棄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眾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愷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霑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上不敢受傳國寶見上卷元載九月

安慶緒之北

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



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

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

敗悉奪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

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

耿仁智蓋馬范陽節度判官

說思明曰

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

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

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珙亦說思明曰今唐

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滿

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

思明悉眾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

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

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

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遺其將

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三郡范陽北平薊

安河朔上谷博陵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

丑子昂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受命入

幽州陳福思明乃有表今從實錄實錄曰明日

送拘承慶斬守忠之首以徇考異傳亦曰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

忠貴人前長朕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

以獻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則歸於思明復爲之用耳

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

山爲范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皆云河北節度使按安祿

思明蓋襲祿山舊官耳今從實錄子七人皆除顯官禿是烏承恩

已歸國上遣內侍李思敬與承恩往宣慰思明使將所部兵討慶

緒初慶緒以張忠志爲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群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一

萼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

謂太原兵自井陘出常山之路

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

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

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

後魏置安州治方城唐植

州卽其地唐無安州在河北地或

者安史以莫州文安郡爲安州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

僞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

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

恕之道且河北未平宰臣陷賊者尙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

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道譴器守文不

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

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

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

劉昫曰獨柳樹在長安子城西南隅

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

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垠死上皇曰均

垠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

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垠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

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垠爲汝長流嶺

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

考異曰柳璋常侍言旨云太上皇召肅宗謂曰

張均垠元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三哥家  
事雖大能之不肯也其罪無赦肅宗下發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  
宮故人誣謂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  
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亦何面目見張說于地下  
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垠宜  
長流遠惡處張均宜棄市阿奴更不要苦教這賊也肅宗掩泣奉  
詔按肅宗爲李林甫所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垠之力均垠以說遺  
言盡心平肅宗且今略取其意獨考其舊傳皆云垠死賊中均流  
合浦與

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

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  
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  
親連肺腑于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入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  
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  
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各全其  
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  
之徒世治則擢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齎粉寇手  
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  
之厚耶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問親  
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

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故妃韋氏既廢爲尼居禁中是歲卒 上皇詔改葬楊貴妃禮部

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爲天下誅之今改葬妃

恐將士疑懼上皇乃止 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

元從子弟皆從帝馬嵬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 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

左右羽林左右神武謂之北牙六軍 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

武軍 升河中防禦使爲節度領蒲絳等七州

至德元載置河中防禦守捉蒲關使今升爲節度領蒲絳潁絳晉絳同七州治蒲州考異曰諸地理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爲某州不見在河月日星故十二月戊午

教云近日所改百官領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蓋此卽復以分那爲州之文也比頌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乾元元年也

劍南爲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

東川領梓遂綿劍南二州治梓州 又置荆豐節度領荆豐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峽等五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荆南節度本領十州今分兩鎮荆南并劍  
關鄆復共五州夔峽兼領忠葛共五州 更安西曰鎮西

戊乾元元年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加上尊號曰光天

文武大聖孝感皇帝考異曰實錄或前元宗御宣政殿授上冊國

宮甲子元宗御宣政殿授上冊國璽于殿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  
寶事則復重唐歷統紀年代紀舊紀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傳國璽

此年正月戊寅上因辭大聖之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  
冊尊號今從之

道聖皇天帝先是宮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

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

坊市出宮女三千人 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爲輔國尚龍與淑妃交惡步本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爲鴻臚卿充

河北招討使 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

庸復以載爲年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元志爲營州刺史充

平盧節度使 三月申戌徙楚王俶爲成王 戊寅立張淑妃爲

皇后 辛卯以歲饑禁京師酤酒期麥熟如初 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 行營節度使始此 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

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 荔非虜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

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

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丹於鄴市凡有謀歸國者誅及

種族 胡人種誅之 唐人族誅之 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眾又與其羣

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

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東南出山而東流過河內

縣北慶緒自鄴攻 不勝而還 癸卯以太子少師虢王巨爲河南



尹充東京留守 辛亥新主入太廟甲寅上朝享太廟遂祀昊天

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 五月壬午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

爲觀察使觀察使始北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

人爲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御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爲播重難制罷之罷十道按察使開

元二年置十道按察使採訪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年以採訪使分十五道大置本又兼黜陟使

是年改曰觀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中要謂中人居權要者開史思明請

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而

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

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詔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

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思明在范陽滑州治自馬而縣漢古縣也許叔冀屯焉而

毀鎬無經略才上以鎬爲不切事機戊子罷爲荊州防禦使以禮

部尚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竊起布衣二林而至宰相居身清  
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雖考秩至淺而天下  
具瞻推爲舊德云 張后生興王召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

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

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

矣庚寅立成王倣爲皇太子揆元道之元孫也

李元道武德中  
爲天策府學士

乙未以崔圓爲太子少師李麟爲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太

常少卿王瓌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

之以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

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爲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

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

出通幽爲普安太守

劍州普安郡

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

泉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

晉置壽陽縣屬襄平郡後魏廢樂平郡以壽陽縣屬

太原郡九城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已移治陽曲宋白曰壽陽縣下漢榆次縣地後魏風土記皆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民來向山東戎卽居之貞君十年出徙壽陽之戶于大慶城南道壽陽縣隋開皇改壽陽爲文水縣又于壽陽故城置壽陽縣卽今縣是也爲史思明所虜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

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腹謙尸棺斂以歸泉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聞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腹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

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

資糧則均分之其或有一不足則減常數而均之一

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贈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

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臬卿無異乃始慙服詔拜泉明

卿令政化清明誅鋤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

司馬家既貧窘居官又廉而孤貌相隨者百口什粥時不給而泉

明絕無愠歎容居母喪哀毀骨立當世高其行義 六月己酉立

太一壇於南郊之東

漢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復祀之蓋參用九宮

一列宿之中最尊所臨之方則嘉應沛奉或曰帝始祠之從王瓊之請也上嘗不豫卜山川

爲祟瓊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

煩擾州縣于求受贓賍有二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蠹

尤甚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扇鎖不可啟震怒破

鎖而入曳巫於墻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 以開

府儀同三司李嗣兼爲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 山

人韓穎改造新歷丁巳初行穎歷時韓穎上言大術亟或誤常疑節增二日更之以穎直司天蓋損益其兩月

名至德歷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

降者穎處分 太子少師房瑄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

客朝夕盈門其黨爲之揚言於朝云瑄有文武才宜大用若拾遺

襄陽杜甫亦上疏言瑄罪細不宜免相上怒下制數瑄罪貶開州

刺史甫亦出爲華州功尊前祭酒劉秩貶開州刺史京兆尹嚴武

貶巴州刺史皆瑄黨也開州開中郡巴州南化郡漢巴郡宕渠縣地 初武從上皇入蜀

至德初赴行在瑄以其名臣子薦之于上累遷京兆尹及是坐貶

久之乃遷東川節度使瑄少好學風度沈整與東平呂向偕隱陸  
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時稱爲王佐才然有遠器而無實用于天  
下多難之時遲欲從容鎮靜以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橈故功

名驟損云

附錄明皇錄云初瑄之幸盧氏也那真人和璞自

夏谷村遇一勝赤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  
深數尺得一花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願記  
此手瑄遂酒然商悟 李光弼以更思明雖降終當叛亂而爲承  
知其前世卽永公也

恩爲思明所親信因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  
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  
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  
恩入京師上覆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  
思明畱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

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薄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郡地及兵八萬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擗殺承恩父子

考異曰唐歷舊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春秋四月如爲節度副使六月死○榜音彭

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玘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

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  
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  
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  
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  
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曾有一死得盡忠  
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  
怒亂捶之腦流于地烏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  
嶺軍使石嶺軍在沂州秀容縣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  
寶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丁亥冊  
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甯國公主妻之  
以殿中監漢中王璠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異副之命左僕射裴



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爲瑒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午上送甯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瑒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瑒等立於帳外謂瑒曰王天可汗何親瑒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瑒上又問爲誰瑒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也顧立郎上平靈俊悚懼趨下於是引瑒入瑒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瑒與叔明對曰婦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宗室女爲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耶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衆國皆喜

瑒前王憲子也亦知音嘗早朝過水輿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誠之曰何故臥吹笛工豈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

臣曰挂臂多慮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  
豈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上順鼓曰瑟

乙未郭子儀入朝

考異曰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至闕下案上元元年李光  
弼拔岷州始擒太清實錄誤也唐厚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  
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  
獻諸將亦無之今不取  
寬項寇邊 八月壬寅以青登等五

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云青徐等五州節度使李廣琛青

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案青州豈可屬南節度又廣琛先為荆  
州長史今年五月為右常侍九月討安慶緒時實錄稱郭子儀度  
使汾陽家傳稱淮西制置使紀綱制州未嘗領青徐實錄於此稱  
青徐恐誤也余案新書方鎮表至德元載置青密節度使領北海  
高密東牟東萊四郡乾元元年青密節度增領滑濮二州青密節  
度即前所云北海節度也領青密登萊四州增領滑濮是為大州  
節度使若以青登五州增滑  
濮二州則七州矣其數不合 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

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

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

恩領之 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為蒲同虢三州節

度使

去年置河中節度使領蒲絳等七州今趙沁節度蒲同被三

合陸時

制立耳 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拔德傳首

貞觀以後吐蕃侵盛党項拓拔諸部畏偏請內徙詔慶州置靜邊軍州處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慶州懷安縣界管小州十以處党

項哥馬氏部落至德以來中

國亂党項因寇邠甯二州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

猶據七郡六十餘城

汲鄴趙魏平原清河博平凡七郡

甲兵資糧豐備然不親政

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尙張通儒等爭權不叶

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

之 考異曰河洛春秋十月蔡希德有密款降國將襲殺慶緒以爲內應左右世之慶緒斬希德于鄴中又曰慶緒既殺希德始有

土崩之兆矣 蜀門紀亂史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謀策果斷英武皆不及之時希德在邠州爲慶緒竭節展効思明未敢動背無何希

德爲慶緒所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 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

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懷其好殺

士卒不附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吳興平李奭泔許叔冀

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

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

思禮王思禮先爲關內節度使時兼領澤潞節度使鎮鄆州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考異

錄自李奭無崔光遠而云凡九節度汾陽家傳有光遠無奭又有

河東兵馬使薛兼訓蓋實錄脫光遠汾陽傳脫奭名耳兼訓蓋光

弼裨將光弼未至關先遣赴郟城也汾陽傳又以吳爲襄鄆廣琛

爲淮西荆澤節本紀廣琛爲荆州今從實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

十二日出洛陽步河而東今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

不啓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

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

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 冬十月甲辰冊

太子考異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頃者類與大典累治殊私率土

之開屢經蕩滌適慮近者或滯姓非其天下見禁囚徒已下

罪一切放免按既云大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

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天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更名曰豫

之歲豫州獻嘉禾子

是以爲祥更名豫自中興以來蓋下無復賜物至是始有新鑄

大錢百官六軍需資有差

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

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獲嘉縣本汲縣之新中縣漢武帝行幸至此聞獲嘉呂嘉因置獲嘉縣唐屬懷州九域志獲嘉縣在衛州

西九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

圍之丙午遣使告提魯吳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陽

縣武德四年置于故原武城屬鄭州

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

之眾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

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

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

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

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並秦王

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

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考異曰湯陽家傳十月五日歌

愁岡薛實錄癸丑子儀破賊博安慶和癸丑十四日也蓋捷奏始到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

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季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

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

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磁州治滏陽前至襄城大

十里遙爲慶緒聲勢 甲寅上皇幸華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

許叔冀秦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甘州婦人王二娘

相與歃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 崔光遠拔魏州魏州治漢元城縣郭

下又置黃鄉縣與元城爲二縣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

實治滏陽補卷二百一十唐紀三十六五 肅宗乾元元年

明分軍爲三一出邗洛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

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

國志曰周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洹水縣在魏州西

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

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

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爲之

浙西道節度使兼江甯軍使領昇潤宜歙饒江蘇常杭州十州治昇

州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尙書李岷爲

之

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八州治越州兼淮南節度使

此宜參考下卷上元元年都統李岷注  
己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崱拒之

崱音

賊勢盛處崱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之城下揚言曰處崱召我來

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崱處崱驍將眾所恃旣死眾無鬪志

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繕完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

守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平盧節度使  
王元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  
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  
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  
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  
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  
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

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

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

周禮王以八柄以尊卑一曰爵以  
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

以馭其幸四曰道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  
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苟或捨之



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立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慮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當此而焉

伺其上苟得閒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閒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

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

可用

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說帥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戰楚師敗績

今唐治軍而

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字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貽謀之遠哉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

鎮北大都護府領大同長壽二

聖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蕃使宋白曰振武軍舊爲單于都護府卽煇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置盛樂是也唐平突厥于此置雲中都督府德宗三年改爲單于大都護府子德後振武節度治焉

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爲節度使領交陸

等十一州

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芝武義演武安十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

爲陸州以州界有陸水爲名

吐蕃陷河源軍

宦官齊令詵誣構華原令盧

樞罪殿中侍御史張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乃具公

服白于母曰鎰若循默可以免咎然有負于官若上疏理樞樞必

免死鎰必坐貶恐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于道吾所

安也鎰遂執奏樞獲配流鎰貶撫州司戶鎰齊邱之子也 初上

皇幸蜀給事中王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病

安祿山素知其才迎致洛陽逼爲給事中及疑恐之宴維聞樂感  
泣賦詩有百官何日更朝天之句賊平下獄或以詩聞行在上頗  
憐之其弟縉時爲太原少尹請削官以贖維罪乃下遷爲太子中  
允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尤工五言詩畫思入神雲  
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非學力可及也維兄弟俱奉佛居常  
蔬食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川口輞水周  
於舍下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夷塢泝音泝  
義亦同與道  
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齋中一無所有惟茶燭藥  
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暇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  
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嘗有書與迪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  
故山殊可過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

下塞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昏復與疎鍾  
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溼清臯麥  
隴朝雉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至是遷尙書右丞在位逾年而  
卒